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羡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　著

目　　录

读书的艺术 …… **林语堂**(1089)
作者小传 …… (1089)
读书的艺术 …… (1091)
论读书 …… (1099)
读书与风趣 …… (1109)
读书与看书 …… (1111)
写作的艺术 …… (1113)
论谈话 …… (1124)
论握手 …… (1134)
论解嘲 …… (1138)
论趣 …… (1141)
笑 …… (1145)
记灵性 …… (1148)
论西装 …… (1153)
论曲线 …… (1158)
论裸体 …… (1161)
论赤足之美 …… (1166)
论买东西 …… (1169)

我的戒烟 …… (1173)
说乡情 …… (1178)
动人的北平 …… (1180)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 (1186)
春日游杭记 …… (1190)
夏娃的苹果 …… (1196)
说《宇宙风》 …… (1198)
古书有毒辩 …… (1201)
论孔子的幽默 …… (1205)
论孟子的文体 …… (1211)
《作文六诀》序 …… (1215)
瑞士风光 …… (1217)
敦煌游记 …… 张恨水(1221)
作者小传 …… (1221)
敦煌游记 …… (1222)
天安门(一) …… (1229)
天安门(二) …… (1231)
天安门(三) …… (1233)
东行小简 …… (1235)
西北行 …… (1265)
驻防旗人之功 …… (1291)
桐花凤 …… (1293)
武侯祠夺了昭烈庙 …… (1295)
夜市一瞥 …… (1296)
茶馆 …… (129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厕所与井 …… (1299)
安乐宫 …… (1301)
王建玉策 …… (1303)
川戏《帝王珠》 …… (1304)
手工艺 …… (1306)
由李冰想到大禹 …… (1307)
燕居夏亦佳 …… (1309)
白门之杨柳 …… (1311)
日暮过秦淮 …… (1314)
翠拂行人首 …… (1317)
面水看银河 …… (1319)
奇趣乃时有 …… (1321)
翁仲揖驴前 …… (1323)
归路横星斗 …… (1325)
秋意侵城北 …… (1327)
风飘果市香 …… (1330)
顽萝幽古巷 …… (1333)
乱苇隐寒塘 …… (1335)
入雾嗟明主 …… (1337)
听鸦叹夕阳 …… (1339)
碗底有沧桑 …… (1341)
盛会思良友 …… (1344)
黄花梦旧庐 …… (1346)
窥窗山是画 …… (1349)
影树月成图 …… (1352)

江冷楼前水 …… (1355)
哀思 …… 陈西滢(1357)
作者小传 …… (1357)
哀思 …… (1358)
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 …… (1362)
五卅惨案 …… (1366)
中国的精神文明 …… (1370)
清宫 …… (1375)
官气与洋气 …… (1376)
行路难 …… (1377)
妙论 …… (1380)
理由 …… (1382)
“首都革命”与言论自由 …… (1384)
“表功” …… (1387)
干着急 …… (1390)
“一天星斗” …… (1394)
模范县与毛厕 …… (1396)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 (1399)
开铺子主义 …… (1403)
南京 …… (1407)
多数与少数 …… (1409)
智识阶级 …… (1412)
著书与教书 …… (1415)
放假 …… (1418)
捏住鼻子说话 …… (1420)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 (1422)
吃饭与火并 …… (1427)
文章与饭碗 …… (1430)
版权论 …… (1432)
文艺出版物 …… (1435)
剽窃与抄袭 …… (1437)
中国报纸的外闻 …… (1443)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 (1446)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 (1448)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 (1453)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 (1459)
刘叔和 …… (1461)
吴稚晖先生 …… (1468)

作者小传

【林语堂】（1895～1976） 原名和乐，改名玉堂，又改作语堂，笔名有毛驴、宰予、萨天师等，福建龙溪人。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英语教师。1919年赴美留学，又转赴法国，曾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24年参加语丝社，写过不少抨击军阀政府及其走卒文士的文章，后编成《翦拂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1926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兼英文系教授，同年5月到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不久到上海专事著述。1932至1935年间，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这时期的散文、杂文辑成《我的话》（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大荒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等。又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纽约约翰·黛公司，1935）。1936年移居美国后，著有《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以及《京华烟云》等九部长篇小说，还英译中国古代经书多种。40年代一度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54年曾任

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年返台湾定居后，出版了杂文随笔《无所不谈》一集、二集等。196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编《当代汉英辞典》，1975年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次年病逝于香港。

林语堂早年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不满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情和支持爱国的学生运动，曾是进步文学社团“语丝社”重要成员，30年代亦参加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在反动势力高压下渐次退隐，试图走一条不党不派，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创作上热衷于“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文学，其散文创作亦由早期的直面人生、抨击弊政转向絮叨琐屑，笑谑玩世。不过，他的大部分散文作品在艺术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即实践了他所主张的作文三要：“曲达、吞吐、轻松”（《国文讲话》）。其笔法简洁灵活，文章起伏有致，行文老练自如，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寓庄于谐、谐而不俗的幽默风格，具有较高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同时，他主张以一种从容随意的谈话风写作，力图“创造出一种较活泼较个人化的散文笔调”，对推动小品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期鼓吹用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写作小品，在艺术上也是一种倒退。林语堂还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相互介绍，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

读书的艺术

诸位，兄弟今日重游旧地，以前学生生活苦乐酸甜的滋味，都一一涌上心头。不但诸位所享弦诵的快乐，我能了解，就是诸位有时所受教员的委曲磨折，注册部的挑剔为难，我也能表同情。兄弟今日仍在读书时期，所不同者，不怕教员的考试，无虑分数之高低，更无注册部来定我的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而已。现就个人所认为理想的方法，与诸位学生通常的读书方法比较研究一下。

余积二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深知大半的学生对于读书一事，已经走入错路，失了读书的本意。读书本来是至乐的事，杜威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法郎士也已说过，读书是“灵魂的壮游”，随时可发现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到了现在，读书已变成仅求幸免扣分数、留班级的一种苦役而已。而且读书本来是个人自由的事，与任何人不相干，现你们读书，已经不是你们的私事，而处处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注册部及你们的父母妻室之类。有人手里拿一本书，心里想我将保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这实在是一桩罪过。试想你们看《红楼》、《水浒》、《三国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镜花缘》，是否你们一己的私事，何尝受人的干涉，何尝想到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的问题？但是学问之事，是与《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你们若不能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学、经济学大纲，你们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不配读书，失了读书之本意，而终读不成书。你们能真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学、科学的书，读书才能“成名”；若徒以注册部的方法读书，你们最多成了一个“秀士”、“博士”，成了吴稚晖先生所谓“洋绅士”、“洋八股”。

我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及其夫赵明诚，我们想象到他们夫妇典当衣服，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们向往不已。你想他们两人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贴，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经籍，这是如何的清雅，如何得了读书的真味？易安居士于《金石录后序》自叙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有一段极逼真极活跃的写照。她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怀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于是几案罗列枕籍，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你们能用李清照读书的方法来读书，能感到李清照读书的快乐，你们大概也就可以读书成名，可以感觉读书一事，比巴黎跳舞场的“声色”，逸园的赛“狗”，

江湾的赛“马”有趣。不然，还是看逸园赛狗，江湾赛马比读书开心。

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之本意。这就是李清照的读书法。你们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现在课堂上读书连烟都不许你抽，这还能算为读书的正轨吗？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现在你们手里拿一本书，心里计算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注册部对你的态度如何，如何靠这本书骗一只较好的饭碗，娶一位较漂亮的老婆——这还能算为读书，还配称为“读书种子”吗？还不是沦为“读书谬种”吗？

有人说，如林先生这样读书方法，简单固然简单，但是读书不懂如何，而且不知成效如何？须知世上决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水浒》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字典，你们的侄儿少辈现在看《红楼》《西厢》，又何尝须要你们去教？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而且都是背着师长，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书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

看惯了就自然明白。学问的书也是一样，常看下去，自然会明白，遇有专门名词，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诸位不得读书之乐，没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学生会看书，肯看书，现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学生不会看书，不肯看书。说学生书看不懂，在小学时可以说，在中学还可以说，但是在聪明学生，已经是一种诬蔑了。至于已进大学还要说书看不懂，这真有点不好意思吧！大约一人的脸面要紧，年纪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饭，也得两手拿一只饭碗硬塞到口里去，似乎不便把你们的奶妈干娘，一齐都带到学校来给你们喂饭，又不便把大学教授看做你们的奶妈干娘。

至于“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现在大学的方法强。现在大学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了的。一人从六岁一直读到二十六岁大学毕业，通共读过几本书？老实说，有限得很。普通大约总不会超过四五十本以上。这还不是跟以前的秀才举人相等？从前有一位中了举人，还没听见过《公羊传》的书名，传为笑话。现在大学毕业生就有许多近代名著未曾听过名字，即中国几种重要丛书也未曾见过。这是学堂的不是，假定你们不会看书，不要看书，因此也不让你们有自由看书的机会。一天到晚，总是摇铃上课，摇铃吃饭，摇铃运动，摇铃睡觉。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从八点上课一直到下午四五点，还要运动、拍球，哪里还有闲工夫自由看书呢？而且凡是摇铃，都是讨厌，即使摇铃游戏，我们也有不愿意之时，何况是摇铃上课？因为学堂假定你们不会读书，不肯读书，所以

把你们关在课堂，请你们静坐，用“注射”“灌输”的形式，由教员将知识注射入你们的脑壳里。无如常人头颅都是不透水的，所以知识注射普通不大成功。但是比如依我方法，假定你们是会看书，要看书，由被动式改为自动式的，给你们充分自由看书的机会，这个成效如何呢？间尝计算一下，假定上海光华、大厦或任何大学有一千名学生，每人每期交学费一百元，这一千名学费已经合共有十万元。将此十万元拿去买书，由学校预备一间空屋置备书架，扣了五千元做办公费，(再多便是罪过)，把这九万五千元的书籍放在那间空屋，由你们随便胡闹去翻看，年底拈阄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元的书，只要所用的工夫与你们上课的时间相等，一年之中，你们学问的进步，必非一年上课的成绩所可比。现在这十万元用到哪里去了？大概一成买书，而九成去养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妈，奶妈又拿去买奶妈的马桶，这还可以说是把你们的“读书”看做一件正经事吗？

假定你们进了这十万元书籍的图书馆，依我的方法，随兴所之去看书，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没有教员的指导，必定是不得要领，乱杂无章，涉猎不精，不求甚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假定，但是成绩还是比现在大学教育好。关于指导，自可编成指导书及种种书目。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第一样，我们须知道读书的方法，一方面要几种精读，一方面也要尽量涉猎翻览。两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万元的书籍，随意翻览。知其书名、作者、内容大概，也就不愧为一读书人了。第二

样，我们要明白，学问的事，决不是如此呆板。读书必求深入，而欲求深入，非由兴趣相近者入手不可。学问是每每互相关连的，一人找到一种有趣味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书而不能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现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证己说，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这是自动的读书方法。较之现在上课听讲被动的方法，如东风过耳，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结果不得其门而入，一无所获，强似多多了。第三，我们要明白，大学教育的宗旨，对于毕业生的期望，不过要他博览群籍而已（Be a well－read man），并不是如课程中所规定，一定非逻辑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也不是说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页讲义，逻辑看了二百零三页讲义，便算完事。这种的读书，便是犯了孔子所谓“今汝昼”的毛病。所谓博览群籍，无从定义，最多不过说某人“书看得不少”，某人“差一点”而已，哪里去定什么限制？说某人“学问不错”，也不过这么一句话而已，哪里可以说某书一定非读不可，某种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两年中泛览这二十万元的书籍，大概他对于学问的内容途径，什么名著、杰作、版本、笺注，总多少有一点把握了。

现在的大学教育方法如何呢？你们读书是极端不自由，极端不负责，你们的学问不但有注册部定标准，简直可以称斤两的。这斤两制，就是学校的所谓“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类。及所谓多少“单位”。试问学问之事，

何得称量斤两？所谓英国史七十八分，逻辑八十六分，如何解释？一人的逻辑，什么叫做八十六分？且若谓世界上关于英国史的知识你们百分已知道了七十八分，世上岂有那样容易的事？但依现行制度，每周三小时的科目算三单位，每周二小时的科目算二单位，像由一方块一方块的单位，慢慢堆叠而来，叠成多少立方尺的学问，于是某人“毕业”，某人是“秀士”了。你想这笑话不笑话？须知我们何以有此大学制呢？是因为各人要拿文凭，因为要拿文凭，故不得不由注册部定一标准，平衡一下，就不得不让注册部来把你们“称一称”。你们如果不要文凭，便无称之必要。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文凭呢？说来话长。有人因为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钱，心里难过，于是下决心，要规规矩矩，安心定志读几年书，才不辜负父母一番好意及期望。这个是不对的，与遵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恋爱女子一样的违背道德。这是你们私人读书享乐的事，横被家庭义务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学问献给你们的父亲、母亲做敬礼。只因真理学问，似太渺茫，所以还是拿一张文凭具体一点为是。有人因为想要得文凭学位，每月可以多得几十块钱，使你们的亲卿爱卿宁馨儿舒服一点。社会对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儿子中学毕业读了三十本书，我可给他每月四五十元，如果再下二千元本钱再读了三十本书，大学毕业，我可给他每月八九十元。你们的父母算盘一打，说“好”，于是议成，而送你们进大学，于是你们被称，拿文凭，果然每月八九十元到手，成交易。这还不是你们被出卖吗？与读书之本旨何关，与我所说读书之乐又何关？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